

目 录

镇南关起义回忆录	梁烈亚 (1)
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	温雄飞 (17)
我所知道的马来亚同盟会	沈太闲 (29)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中华银行的资料	沈芸荪 (41)
回忆家兄唐才常	唐才质 (58)
“九一八” 沈阳事变前后	何柱国 (65)
“九一八” 之夜	杨安铭 (71)
“九一八” 长春、吉林沦陷片断	马树棠 (75)
中村事件始末	关玉衡 (80)
国际联盟处理 “九一八” 事变前后经过	吴秀峰 (95)
吴景濂同国联调查团在天津会晤的内幕	佚名 (114)
日本关东军对国联调查团进行间谍活动	富永顺太郎 (125)
参加 “提倡国货” 工作二十二年的回忆	王性尧 (127)
记我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	杨 潜 (147)
袁世凯丧葬琐记	萧景泉 (170)

质疑·补充·订正	(191)
对《戴笠其人》的补充订正	盛里予(191)
对第三十七辑《CC的扩张活动》的补充订正	袁第锐(192)
对第五十七辑《抗日战争期间的皖南事变史料》 的订正	邵之枢(195)
对第六十五辑《京沪地区蒋军的江防守备及崩溃 实况》的订正	张 藩(196)
对第六十八辑《从抗日胜利到全国解放的刘鸿生》的订正	陈昌吉(197)
对第六十八辑《抗战期间刘氏企业迁川经过》的订正	刘公诚(198)
对第六十八辑《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的订正	邓世通(199)

镇南关起义回忆录

梁 烈 亚

一九〇七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子时光景，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一批革命党人，其中并有越南、菲律宾、印度、印尼、日本、法国籍的党人以及爱国华侨，由越南边境疾进国境之险要关隘镇南关，占领了镇北、镇中、镇南三个重要的国防要塞炮台，举行起义。这就是震动中外有名的镇南关起义。

孙中山先生翌日暂时左右，也由越南河内来到镇北炮台。这是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历次起义中亲历战地的一次。我那时在做交通联络的通讯工作，这天适在镇北台上，因获与许多其他同志一起见了孙中山先生。现将在此役中的所见所闻写出来，供中国近代史研究作参考。如有遗漏差错，希望有参加此役者匡正。

起义前革命党人在各方面的活动

一九〇三年冬季，清朝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因与广西督军苏元春有隙，借故奏革苏官。苏所统率之部队，如毅新营、熙字营、镇南营，一概拨归陆荣廷，与原有的建字营合编为荣字十个营队（约四千人左右），统由陆统带。这十个营队仍分别驻扎在凭祥、镇南关、水口关、平而关一带的边防要地。

在苏元春的营队里，当时还有一些官兵曾参与一八八二年抗法之役。他们对清政府向法帝乞和，签订屈辱条约，本甚愤慨，这次又因苏元春撤职充军，更感不满。

一九〇七年，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偕同汉民、汪精卫、黎仲实等去新加坡，转越南西贡（汪精卫留东新岛），再到河内（黄兴随后也到），特设机关于甘必大街六十一号。他嘱华侨党人杨寿彭、黄隆生、刘岐山等开设日新茶楼，与海防之如意酒楼及云田书塾，分别同义安、南定各地华侨革命党人来往，并作为通讯联络机关。通过党人的活动，革命队伍日益发展，有不少清军官兵参加同盟会。如苏元春的旧部新营管带梁蓝皋，刘永福的旧部队长梁亚珠（广西南宁杨美村人，抗清勇猛，屡受重伤不死，头颈都有伤疤，故号称疤颈梁。他与越南抗法的爱国游击首领黄花标友善），冯子材的旧部何伍，以及在龙济光边防军任哨官的韦云卿（南宁人，壮族，后来又参加广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义成仁，为七十二烈士之一），分别由党人王和顺、关仁甫、梁植堂、曾汝景、黄明堂之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先后谒见了孙中山先生。

那时，陆荣廷已得岑春煊提拔，奏升为左江镇总兵，兼荣字营统领。陆的统领部设在凭祥。帮统陈炳焜驻在镇南关附近的隘口。陈的直属部队帮带黄福廷的营本部设在镇南关。黄的直属部队的哨官李福南（绰号李矮仔）和姚子安的队伍则驻扎在镇北、镇中、镇南等的险要炮台。当时每营辖有五个哨（中、前、后、左、右），每哨约八十余人。

曾汝景，广西靖西人，壮族，陆荣廷“反骨”投清时，驻扎过靖西，曾、陆二人由此相识。后曾氏留学日本习法政，由其同学马同（即马君武，与曾在桂林体用学堂同窗）和邓家彦两人介绍，谒

见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曾汝景毕业回国，受庄蕴宽之聘任龙州法政学堂监督，暗中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宣传革命，招集同志。他又重新与陆荣廷秘密往来，策动陆氏反清，在镇南关、龙川一带驱走龙济光，共图大事。陆答以龙济光所部驻龙州之兵力甚厚，不易动手；如在镇南关起义，愿作响应。曾氏尝据此以报告孙中山先生。后来曾氏在法政学堂的言语行动，为龙所注意，龙氏将有所图，庄蕴宽将此项消息转告曾氏，曾遂辞职，潜到河内。

关仁甫与李佑卿二人跟驻扎镇南关的黄福廷有旧，遂由越南入关与黄联系。黄一口答应：如革命军在龙州起义，当即行归附。关仁甫又一人秘密赴龙州运动边防军统领的总教官易世隆。龙州厅衙里的幕僚陈晓峰，担任游说驻龙州的军队，作为起义之内应。不幸易、陈二同志竟被敌探捕杀，成了镇南关起义前之烈士。关仁甫闻风避返越南，途中遇着法帝之巡逻兵，疑其是越南返法的革命党员（越南光复会会员），押返监狱，后得华侨联保，才获释放。

农士达，广西宁明州人，壮族，广东广雅书院学生，又在广东将弁学堂毕业，回到龙州，任广西边防军教导团的教官，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进行龙州起义活动。他升任学兵营管带后，时常用壮族语暗与学兵谈革命（学兵多数是壮族），被龙济光发觉，予以免职，不许逗留龙州，乃入越南参加革命。

孙中山先生策动军人革命之计划，一向注意在下级官兵中争取同情者，以便一旦发动，作为战斗的主要力量。当时驻守镇南关最险要、最坚固的镇北、镇中、镇南三个炮台的哨官李福南和姚子安，都是梁蓝泉、梁亚珠的旧部，下级官兵亦是两梁昔日的队伍。李佑卿也与李、姚所部军官多数相识，孙中山先生遂令两梁与李佑卿一起入关，同他们秘密商议。李福南因早具反清反帝之志向，即

欣然加入同盟会。守台的官兵亦踊跃随从，誓同生死，只有姚子安态度暧昧，故不与联系，但其部下则已秘密与革命军结盟了。

孙中山先生接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亲到文登、文渊交给两梁、李佑卿、黄明堂等一宗款项，囑先发给守台官兵每名二十元至四十元，作为起义的准备金。同时，黄明堂、何伍、李佑卿、刘梅卿、李辉堂等已先期住在越南靠近镇南关之同登、文渊、那良、那模等地，各自召集自己所联络的同志听候行动。梁亚殊也暗中召集黑旗军余部在大沟村准备一切。李福南又时常派出守台之官兵，借口出关到文渊、同登购买日用杂物，与党人互通声气。

孙中山先生重视以宣传为摧毁敌人之利器，在镇南关起义以前，即派出邓睿臣、林高等数人入关，假扮为讲圣谕专员。此种“专员”是专门演讲清廷“圣旨”的奴才，可以仗势四处乱走，官厅不得干涉。他们有时又冒名充军佬（清代以广西为边远地区，以之作充军之地带），也可以到处乱钻，府县衙门不敢与之计较。他们或扮作小贩，往来出没于镇南关、凭祥、宁明等地的村庄圩市，与农民群众接近，一有机会便宣传革命道理，甚受群众欢迎。所以后来镇南关起义时，有的农民投入革命军，有的为革命军传递消息，帮助运输。

此外，孙中山先生又派出同志多人沿着左江主流与支流两岸向蜑民（即船家、水上人）宣传革命，内容大要是：他们原是明室朱姓后裔，被清廷放逐而改姓沦为蜑民，在政治上受到压迫，永远不许应试、做官。这些同志还揭露清廷卖国殃民的罪状，并将孙中山先生主张建立民国和平均地权等思想进行宣传，意在激励蜑家参加革命，不为清军运输军饷。

王、黄、关、梁在扬美之集议

王和顺在孙中山先生亲到文登、文渊视察，并见了李福田后，便积极与黄兴、胡汉民等重新订定起义的行动计划，约略如下：

（一）分水陆两路进军，水路由龙州、太平至三江口，陆路由凭祥、宁明、上思至宣化属的迁龙司、大塘，会合十万大山、钦州各地的民军，袭取南宁。中途各地区由梁植堂（花名相貌四，运输工人出身，在三点会任堂值事，会众呼为值堂，遂以植堂为名，与王、黄、梁为兄弟）、黄简初（罗阳司官）、韦云卿等招集民军响应。（二）取得南宁后，即建立中华国民军“军政府”，以孙中山、黄兴为正副大元帅，宣告中外，并行使军券。（三）在南宁、武鸣、上林、贵县、太平、果化、平马、隆安、钦、廉等地广招民兵入伍，扩大武装力量。（四）由南宁分兵袭取桂林、梧州，入湖南、江西、广东，与各省革命军会合，推翻清廷，建立民国。

议定，当即电召在香港的田桐、谭人凤、何克夫、谭剑英、黎仲实等到河内，作种种准备。

上项计划的关键，是在取得南宁。为此，黄兴偕同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梁蓝泉又于九月下旬携带款项到左江下游的扬美村（在三江口上游，据左、右江三角水陆交通），在梁亚珠、梁植堂家召集进袭南宁路线上的各地同志，如黄简初、杜少庭、许四功、黄百良、陆醒、李十、蓝其宣等十数人商议，要在新宁（扶南）、隆安、上思、绥渌、永康等地，集合往日壬寅、癸卯大起义之役的旧部，由梁植堂、梁亚珠、王简初、刘辉廷、杜少庭指挥，大约有新旧枪六百余支，为主要民兵，任务是扰乱清兵，等候镇南关、龙

州方面之革命军开到，即出来响应，占领南宁。

黄明堂改任南军都督

孙中山先生原以王和顺任南军都督，起义前又新派黄明堂为副都督，同负策划龙州、镇南关起义之责。

先是，王和顺于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间（即壬寅、癸卯）曾与梁植堂、闵云培、韦五嫂、唐弟等同陆亚发（即萱化发）、苏亚八、欧四、白毛七等在南宁、柳州等地区组织农民举行大起义，称大明天国军，屡挫清军，占领了许多府县城池，声势浩大。清庭极为震惊，深恐再酿成太平天国之局势，遂令七省防军作四面八方的围剿，陆荣廷亦带兵为清廷卖力求功。陆亚发、王和顺、白毛七、梁植堂、韦五嫂等也四出游击，击退清军。陆亚发不幸被擒，临威不屈，在桂林惨遭岑春煊挖出心肝，在法场上当着大众与陆荣廷、龙济光、黄忠浩（清廷驻防湘省之军官）等和酒啖饮。王和顺、梁植堂、韦五嫂、闵云培闻此噩耗，悲愤万分，遂与农民军全力出击，在隆安之马鞍山，把陆荣廷昔日之上司和拜把兄弟、清廷悍将马盛治击毙，消灭其所部清军千余人。一九〇七年七月，王和顺、刘辉廷、李辉堂、唐浦珠等在防城起义。陆荣廷又带队到防城与王等为敌，可是，王等已退入十万大山。由于这些历史，王、刘、梁三人与陆氏结下了深仇。此时，党人正在争取陆荣廷，而陆的真实态度又尚未暴露，故王和顺认为自己如继续当南军都督，将不利于争取，因向孙中山先生恳请辞去南军都督之职。中山先生采纳其意，乃改派黄明堂、李佑卿为南军正副都督，另派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前军第一司令，负进袭平而关、水口关、考利隘之责。外

间不明底蕴，说是王与李佑卿所部有不妥协情况，才有这样的变更，并非事实。按李当时所召集的同志仅有六十余人，有枪支者只一半，而王在防城起义进攻灵山不支，带上十万大山的队伍则有五百余人枪。彼此力量大小悬殊，自不致因与李部不协而小题大做也。

革命军占领炮台

镇南关附近各炮台均建筑在山顶上面，用大石块砌成，山路陡峭，易守难攻，故革命军用“内应外合”之计，来收占领之功。守炮台之官兵，早已暗投革命，只候龙州方面有成，即行起义。那时，有些兵士领得孙中山先生发给的起义准备金后，便用来在龙州市上购买平日喜爱的龙州大刀（著名的龙州刀，钢质特好，是一种背厚口薄、锋刃锐利异常之佩刀。中法之役，法敌死于此刀之下者甚众），因而惹起龙济光之怀疑。事为梁蓝泉、梁亚珠侦悉，深恐龙氏为此加强控制，更动守台官兵，于是与黄明堂、李福南急向孙中山先生请准，于任何有利之时日，得随时确定发动日期，以免失去机局。

正巧李福南得到情报，知道守镇北炮台的哨官姚子安决定于二十六日子时举行起义，于二十四日起派人分至越南之文登、文渊、那模、那浪、大海村等地约定黄明堂、李佑卿、关仁甫、盘公仪按照时间入关上台。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姚氏离去后，李福南、梁蓝泉、梁亚珠等就先上镇北炮台作好准备。黄、李、关等人亦如约率领在越南境内等候参加起义的同志，计有铁路、商店、工厂员工和做小贩之华侨，以及书塾门徒、学校师生等爱国分子三百多

人，同国内失地农民、失业的手工业工人、苦力工人约有一百余人，另外，由盘公仪率领一部分人，张云田率领云田书塾门徒林焕廷等二十余人（编成敢死队，后归黄明堂指挥），还有菲律宾独立党彭亚约来的菲岛同志三十余人，总计约共有五百余人。他们携来有比制的荷包枪，法制的七响针，德制的木壳枪、无烟枪、毛瑟枪、锁头枪，以及炸药、鱼眼灯、大光灯等各种作战用具，先行会合于越南卜滨，然后分别进入国境的弄怀、弄尧。他们行近炮台时，梁蓝泉已在路上迎接。大约在二十六日子时，第一队首先占领了镇北炮台，其余由梁亚珠、关仁甫、李佑爵分别率领上了镇中、镇南两炮台。到了曙光初照，清兵望见革命旗帜在高空飘扬，才知道镇南关最险要的三座炮台已落在革命军之手。当时，我们还看见镇中、镇南炮台与镇北炮台的旗手互相打旗语庆祝胜利，喜悦兴奋的情绪特别高涨，不禁也欢呼起来。

镇南关的镇北炮台地势最高，也最峻险，被称为各台的首领。它的武器装备计有：德国造十五生的口径要塞重炮一门，七生的半野炮四门，七生的加农炮一门，四响连发机关炮一门，此外还有臼炮六尊，重机枪四挺，步枪一百余杆，炮弹数千发，步枪子弹无数。

起义以前，梁蓝泉、梁亚珠等原已约定驻镇南关的营长黄福廷，于起义时率部反正。但候至午时，尚未见黄氏有何动作，故梁派出梁锡彩、吴有新与士兵数人携带革命旗帜和军饷，直向镇南关黄之营本部交给黄氏，促使其起义。谁料黄氏已受陈炯明收买，竟将梁、吴和士兵七人杀害，更以革命军之秘密报告陈炯明转达陆荣廷。是晚近黄昏时，有马骝山的炮台（比镇北炮台小），派人潜来镇北炮台表示反正。黄明堂即派大队人员前往接收，树旗起义，张

云田率领他的敢死队首先进入镇北。

孙中山先生由越入关和回越的经过

孙中山先生在河内接到黄明堂、李佑卿、李福廷等的起义电讯，喜悦非常，便于翌日（二十七日）晨偕同黄兴（黄改名张守正）、胡汉民、胡毅生、何克夫、杨寿彭、谭剑英、谭人凤、张焕池、黄隆生、农士达，和日本友人池享吉、法国友人狄氏等约二十余人起程入关。关仁甫、韦云卿前往文渊迎接，大约在下午六时左右来到镇北炮台，受到革命军列队鼓乐欢迎。孙中山先生与同来的同志趋前和革命军官兵一一握手，随即向全队作简略的讲话，大意是说：感谢大家此次奋勇举义。我们将同全国同胞一起把清朝推翻，建立新的富强的共和国。那时，四万万同胞都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享受独立自由之幸福，外国人不准再欺侮我们。孙中山先生还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就要指向南宁、广州，北出长江，和全国同胞打到北京去！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是最得民心的军队，到处都有人民来帮助。贼军必败，我们必胜！兄弟此次入关，是和大家一起奋斗，把革命进行到底！孙先生讲话的态度和蔼可亲，所说的话使我们听得入耳，记得入心，因此全台气氛极为热烈。

第二日一早，孙中山先生与同志们又先后到镇中、镇南炮台联欢，也对官兵讲了话，旋即命人将带来的枪械交给黄明堂、李福南等将领收用，嗣后便带同一班革命军官出台下山到附近山地视察地形。在行进途中，孙先生每入农家访问，并在某姓民家邀请农民共进午餐。有些小孩误认孙中山先生与随从同志们是“老番”（即外国

人），孙先生乃用两广白话向一群小孩说：“我们都是中国人，是来推翻清朝皇帝和打‘老番’的。”孩子们就亲热地靠拢来。孙先生还叫农民们上炮台去看看。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孙先生一行人才回到镇北炮台。

不久，清军由大连城方面发来一炮（试探炮），因当时有些人由台肚（即炮台下面的地窖）到台上观看，因而受轻伤者五人。孙先生用望远镜观察后，即令炮手还一炮，击中镇南关的大营。法国友人得到孙先生的许可，再加发一炮，也击中大连城渠沥的敌营（后来据了解，是陈炳焜、曹少奎打先锋的营地），敌炮遂哑然不敢回答。

天刚黑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接到陆荣廷的来信，说是他往日由反清而投清，乃出于不得已，故时思反正，惜无机缘。今得尊座由越入关领导，亲自指挥，爱敬莫名，一俟准备完毕，即投拜麾下，恭听指挥等语。革命党人见此疑信参半，有的同志认为陆荣廷曾在日本东京加入过同盟会，因而对此信以为真。有的同志说，陆荣廷这“契弟”（广东骂人的话）是个“反骨仔”，醉心名利，丧尽良心，不知杀害多少同盟会的兄弟，那能来和我们一起革命，不要上他的当。我当时是附和后一说的，更不相信陆氏曾加入过同盟会。因为王和顺和我父亲梁植堂，原是陆荣廷的对头人，但王、梁早已加入了同盟会，陆氏如果是同盟会员，为什么还要坚决与之为敌呢？后来到了辛亥革命时，我才知道陆荣廷加入同盟会投机的始末，正如他以前入三合会反骨一样。当时孙中山先生对陆的来信，也没有具体表示。

翌晨，忽有陈炳焜部二百余人向炮台冲来，为炮台下面守卫同志喝止，并对敌人喊话说：我们都是同胞兄弟！同胞兄弟不打同胞

兄弟。我们欢迎你们兄弟一起革命，推翻满清等语。敌军也回话说，我们大家不要打，我们回去起义等语，随即退去。孙中山先生对此情况，又疑是陆荣廷有意归降的样子。旋又接到附近热心农民数人（与孙中山先生见过面的）之紧急报告说：陆荣廷自凭祥带来三营兵，已在大青山、小青山、凤尾山、摩沙等要地与龙觐光所部会合，将行围攻，并由陈炳焜、黄福廷、曾少奎担任打前锋等语。这样，大家才认识到敌人在早晨之动作，是来窥探虚实的。午刻，接到越南刘岐山同志急信说：“运来的大宗粮食、枪支、子弹，在文登被法军扣留，交涉无效。”孙中山先生料到革命军必须与龙军展开大战，如缺乏粮械补充，必有困难，乃于是日下午五时与胡汉民、黄兴、黄隆生及日、法同志暂时出关回越，向法军力行交涉妥当后，再回炮台继续作战，并留下胡毅生、谭剑英、何克夫等数人在炮台上与黄明堂、梁蓝泉等同志商议作战的计划。

革命军坚守炮台

清廷接到革命军占领镇南关炮台起义之消息后，即急电两广总督张人骏、广西巡抚张鸣岐，限令龙济光、陆荣廷务必于一周内收复炮台，否则便将陈炳焜、黄福廷处斩，陆、龙褫职解京论罪。陆荣廷奉电后，忧惧万分，又轻视革命军的力量，遂于二十八日夜间七时，亲自督战，派陈炳焜、黄福廷、曾少辉为先锋，用大炮密集轰击，配合竹梯队、马刀队、药包队等向炮台冲锋。清军以为革命军不堪一击，但进攻了两夜一日，不但被革命军击退，并反被革命军依靠农民的指引，占领了镇北炮台后面的重要据点弄尧屯。这一战役，清兵曾作肉搏冲锋先后六次，被杀死杀伤二百余人。黄福廷的

大腿也受了重伤。陆荣廷以首次与革命军交战即遭惨败，更以所部兵士在作战时不愿开枪，投奔革命军的竟有三十余人，因而心神惶惧，竟至向隘口伏波庙祈祷求悔。

龙济光前因怀疑陆荣廷与革命军有来往，特派龙觀光、萧顺洪带领队伍二营到南关闸一带驻扎，用意在于观察监视陆荣廷之行动，后来看到陆亲自到炮台前督战，（二十八、九夜间）卖力非常，疑心始释。龙乃自带亲兵营急来同陆合力作战，并重新拟定作战计划，意图于占领三个炮台外围要地摩沙、弄尧、溪沥等地后，即向镇南炮台进攻，在取得南炮台后，再进攻镇中、镇北两炮台。可是，当清军进攻南台时，便被镇北炮台居高临下用大小火炮配合南台轰击。清军被迫由下向上冲击，由于无处掩蔽，死伤甚多，狼狈逃下。这是清军第二次所吃的败仗。

陆、龙两次惨败，益恐违误清廷的限令，因又纠合残部与新增援军共约五千余人，在三个炮台附近之马骝山、四方岭、隘口、凤尾山、尖山、大青山、小青山等山上架设多种大炮。龙济光、龙觀光、萧顺洪由大小青山方面，陆荣廷、谭浩明由弄尧、摩沙方面，陈炳焜、曾广义、林少斌由尖山方面，还有一些土豪劣绅之乡团，共同对三个炮台作三面包围（另一面靠近越南，清军素怕洋人，恐惹起交涉，不敢在这方面作战），用各种大炮、机枪密集火力攻击。革命军奋勇战斗，也用大小炮、机枪齐向三面清军猛轰密射。清军曾屡次冲近炮台，但只见来多少即死多少。清军此次在十一月初二、三、四几日间，被革命军反击，共计死伤了四百余人。清军军官死伤者也不少，但只自认有古景邦、黄瑞兴、马朝甫等受伤，其实还有陈炳焜、曾少辉、曾顺洪也各受了轻重伤。

革命军出关赴越

双方交战至十一月初三日，革命军因食粮与饮料已将告竭，本想于初四日早离台入越，但全军为了要使龙、陆误限受处分，都主张愿忍饥渴再打两三天。可是，到了初四日，饮料已尽，又值冬季雨少，无从得水，而粮械弹药亦已不济，十万大山之援军又难以急速到达，认为全军牺牲亦无裨益于大局，遂决定于初五日半夜出关入越。

当革命军决定离台的时候，有些同志由于对龙、陆两贼怀着深恨，曾主张将定时的炸药配好留下，把炮台上的一切设备炸毁，以免再供敌人使用。后经大众认为我们革命军是革专制政体的命，不应把国防重要设备毁坏，所以没有实施这个计划。革命军毫无声息地离台后，清军尚于是日早晨向台上数次开炮，见台上没有回击，到了中午，才用小队前进试探，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爬上了炮台。

十一月初七日，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会衔奏报克复镇南关，夸大其词地说：“由龙济光、陆荣廷于前线督战七昼夜，初四日中刻（有意提前一天以便邀功），陈炳焜跃登石垒，手砍中台匪纛，匪队纷驰垒南逃溃”等语。这一报告，乃是天大假话，其实革命军离台时，已将北台中台的革命旗帜收去，只有南台一面尚未收下，后由何伍小徒弟冯细自告奋勇，奔上炮台收旗而回。他的智勇，大受全军赞扬。

革命军到了越南那模、那浪、文渊、大沟村一带，旋即集合于燕子山，沿途受到国内外的农民帮助，孙中山先生亦派黄隆生携来粮食款项向各同志慰劳。大约休息了三天，这数百名英勇之革命

军，有的随盘公仪所带的越南同志深入越南村庄，进行游击，后来去参加了云南河口之役。有的则至河内、海防，或在文登、谅山等地，听候孙中山先生的命令，待机继续革命。革命军在此次起义斗争中成仁的计有梁群学、张云田、黎荣伍、农叔、祝称、梁锡采、吴有新、向大义、邓雨霖等二十余人，受轻伤重伤的约六十余人。

孙中山先生被迫离越

黄明堂、李福南、梁蓝泉、梁亚珠、李佑卿、关仁甫、何伍、盘公仪、韦云卿等到了河内，向孙中山先生报告守台离台之经过。孙先生对他们慰勉有加，略谓：此次起义，我们以少数同志占领了三个炮台，与龙、陆数千人奋战七、八天，已经显示了我们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此次革命，还有外国人的革命同志同我们在一起。从表面看，好似我们遭受了失败，其实胜利仍属于我们。因为此次起义已震撼了清王朝，中国专制政体不久一定会被我们革命党推翻。我们革命是合乎世界潮流，顺应全国人民期望的，所以一定会成功。我们要乘此胜利声威，继续不断地革命，这就是我们今后的责任。孙先生讲完话以后，还同他们到日新茶楼吃饭。

清廷对孙中山先生在河内领导中国革命，忧惧难安，便向法国驻北京公使交涉，把孙先生逐出越南境外。法国政府允其所请，通知越南法国总督不许孙先生再居留河内。孙先生不得已，于一九〇八年阴历二月去新加坡。临行时，再向在越的同志们说明：中国革命经过此次镇南关起义，已深入国内外同胞的心里，为四万万人心所向，革命胜利快到了，希望各同志继续前进。

这之后，黄兴率领越南华侨，包括镇南关起义的和新加入的党

人，共三百余人，于一九〇八年阴历二月二十五日在钦州马笃山起义。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梁植堂等于是年阴历四月初一日在云南河口起义。

清廷之清乡大残杀

从一八九五年陆皓东、邓荫南、丘四、朱贵全在广州起义起到一九〇七年之镇南关起义，十二年间，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起义前后达六次。清王朝面临末日，拼命作垂死挣扎。在镇南关起义之革命军出关入越以后，清廷即令广西巡抚实行清乡大屠杀，妄图以恐怖残杀手段来消灭革命力量。陆荣廷、龙济光、丁槐乘此机会对镇南关附近的隘口、弄怀、弄尧、渠黎等地村屯之英雄农民，有投入革命军的，为革命军运输粮食饮料的，或为革命军通讯息的，都要加以屠杀，更要铲村。当地农民闻讯后，纷纷避往越南，但他们的茅屋均遭烧光捣毁。

先是，驻在南宁的丁槐曾奉清廷命令派兵驰援围攻镇南关之清兵。当丁部船只正在开上龙州时，曾被梁植堂与黄简初率领榨油榨蔗、运输工人和昔日参加壬寅、癸卯两役之起义人员，以及罗阳司之民丁约二百余人，在三江口附近之鸡笼山、那左、狮子口、老口渡等处，乘夜截击，打沉兵船三艘，并占领三江口关帝庙之炮台，缴了守台官兵之枪械。故至此时，丁槐对上述地区也实行铲村。农民虽已逃避邻村，但留下的家园，则尽被烧毁。清廷用此种残暴的手段，自以为可以吓倒农民，其实是自挖坟墓。

广西数百万壮族人民受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之压迫侵略，不甘屈服。在镇南关起义前后，就有许多壮族子弟加入革命军，从事壮